



何堪

著

我用明媚 等待你

+ 晋江签约作者何堪
潜心之作

一场解救人质时惊心动魄的相遇，
一段用情至深却互相伤害的往事。
他们彼此温暖相伴，期待着一场被用心对待的婚礼。

I'm waiting
for you with
my bright

原名《法医攻略》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咪咕阅读

我用 我的 明媚 等你

i'm waiting
for you with
my bright

原名《法医攻略》

何堪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用我的明媚等你 / 何堪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5306-7041-5

I. ①我… II. ①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74062 号

责任编辑: 赵世鑫 刘嘉悦

出版人: 李勃洋

出版发行: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电话传真: +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部)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页: <http://www.baihuawenyi.com>

印刷: 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字数: 200 千字

印张: 19

版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2.80 元

目 录

1

contents

第一章 初见 -001

第二章 报到 -021

第三章 父子 -051

第四章 约会 -064

第五章 表白 -080

第六章 线索 -093

第七章 七夕 -112

第八章 叶宛 -127

第九章 夜宿 -149

第十章 情敌 -168

“ 等 你 的 明 媚 ”

第 十 一 章	青 春	-183
第 十 二 章	卧 底	-200
第 十 三 章	真 凶	-219
第 十 四 章	求 婚	-236
第 十 五 章	弃 婴	-248
第 十 六 章	胚 胎	-257
第 十 七 章	婚 礼	-270
第 十 八 章	美 满	-288
第 十 九 章	尾 声	-297

第一章 初见

坐了六个多小时的车，停车的瞬间，白杨觉得整个人都要散架了。

坐在前面的刑侦大队副队长黄浩已经迅速下车了，车上其余的警员也跟着鱼贯而出。技术人员反应总是比他们要慢一点，坐在白杨身侧的年轻法医欧阳晓也是一脸疲惫。

白杨冲她笑笑，“还好吧？”

欧阳晓点点头，拎起箱子，弓着腰往前穿过座椅间的空隙，跳下了车。白杨强撑起精神，背上相机包，也跟着钻了出去。

凶案现场在山顶，车子上不去，只有一条长满杂草的羊肠小道，因为案件性质恶劣，先赶到的派出所民警干脆把整个小山都封锁了。

山下围了不少村民，黄浩等人都站在封锁线外面帮着保护现场，等着技术人员先上去勘查取证。

欧阳晓一下车就赶到了技术室主任林际俞等人的身边，“林老师，咱们上去吧。”

林际俞在警服外面披了白大褂，两手插着兜，在人群中特别显眼，那双冷冰冰的眼睛杀伤力也比平时大了不少。

白杨想起林主任解剖尸体时的利落动作，无端觉得脖子有点发凉，于是赶紧边往脖子上挂相机，边小跑着过去。

欧阳晓赶紧替他解释：“白杨东西多，车子里人又多，所以才慢了点。”

林际俞就跟没听到似的，拎起脚边的勘查解剖箱，抬脚往山上走。一直在他边上站着的痕迹检查夏褚也无奈地摇摇头，拎着自己的箱子跟着林际俞往山上走。

欧阳晓冲白杨吐吐舌头，跟了上去，白杨心里哀叹了一声，也赶紧跟上。林际俞是市法医室空降下来的，说是给刑侦大队添双翅膀，天知道这双翅膀有多难伺候，连副队长黄浩有时候都扛不住他那个冷冰冰的棺材板儿脸。

白杨他们也不是没见过法医，像欧阳晓，长得好、脾气好、技术还高，但跟这位冰冻鲫鱼一比，真是天上地下、云泥之别。

他们才走了几步，上面树丛里突然冲下来一个人，边跑边发出嘻嘻哈哈的笑声。白杨眼尖，老远就看到那人手里拿着匕首，于是迅速退到了草丛里。欧阳晓毕竟是女孩子，一时间居然吓傻了，夏褚拉了她一把，也没拉动。

林际俞一把抓着她胳膊，使劲把人朝着白杨的方向推了过去。

就那么短的时间里，那人已经冲到林际俞面前了，一把扯住他，拿匕首抵住了他的脖子。

“嘿嘿嘿嘿……”

黄浩等人都掏出枪来，无奈那人对着枪口也毫不害怕，身体晃个不停不说，还一个劲儿傻笑，明显精神状态不大正常。几个胆大的年轻村民居然也跟了过来，还有人喊：“王傻子杀人了！”

“王傻子”紧紧地箍着林际俞，发出“咯咯咯”的笑声。

笑声还没停，“砰”的一声，箍住林际俞的胳膊抖了一下，然后垂落下来，匕首从他手里脱落。黄浩和一帮干警一拥而上，将林际俞和“王傻子”一齐扭住。

“王傻子”手腕中了一枪还玩命地挣扎，一边挣扎一边大笑，双脚

在地上踢出好几个深浅不一的土坑。大家费了半天劲才把林际俞从他身下完整地拖出来。

大法医白大褂上沾满了草渍泥污，连头发上都沾了不少草叶和泥巴。

他看了眼白色大褂上被喷溅的血渍，忍不住问边上的欧阳晓：“刚才谁开的枪？”

这也太乱来了！

“王傻子”的手腕离他脖子就几厘米的距离，万一射偏或者子弹穿骨而过射进他脖子里呢？

就算要击毙歹徒，起码拖延下时间派个狙击手吧。

欧阳晓冲着右边抬了抬下巴，“不是咱们大队的人，我刚看到她从那边包抄过来，边跑边射击的。”

林际俞循着她指的方向看去，就见一扎马尾，穿着牛仔短裤、格子衬衫的女孩正站在灌木丛里，手忙脚乱地往身上套警服，手里还赫然拿着把64式手枪。

林际俞整个眉头都皱了起来。

这边黄浩笑呵呵地冲着那女孩喊：“你是连山派出所的萧潇吧？别管衣服了，过来！”

萧潇闻言迅速把穿了一半的警服脱了下来，抓着衣服小跑过来。

黄浩看她那眼神简直跟看什么宝贝似的，“果然虎父无犬女，不愧是老萧的女儿！枪法不错！不过，你今天不是该去县局报到？”他记得这孩子见习期满了，回调了呀！

萧潇连忙解释：“我在车站听说出了案子，就临时回了趟所里……”

这算是在解释为什么办交接手续的时候她手里有枪？

林际俞轻轻哼了一声，本地就一个公共汽车站，离这里三十分钟，距离派出所却有一个多小时，中间还隔着条小溪，哪个傻子会舍近求远……这样想着，他不由自主看向她的鞋子。

很普通的运动鞋，整双鞋子都湿透了，小腿上也全是水渍——居然真绕了一大圈跑回来。

他愣了一下，这才认真打量起她来。

瘦高个儿，瓜子脸，五官算得上清秀，皮肤较普通女孩稍微黑点，

也不能算很黑，介于白色和小麦色之间……

萧潇也觉察了他的目光，有些忐忑地问：“医生，没伤到吧？”

那眼神又热切又赤裸，林际俞只得“嗯”了一声，周围人都看向自己，他便又加了句干巴巴的“谢谢”。

萧潇大方地挥了下手，“不客气！大家都是自己人嘛！”

林际俞懒得跟个毛毛躁躁的小丫头废话，见那几个村民还站在警戒线里面，扭头向黄浩道：“让他们都出去吧，现场还没勘查。”

技术人员们都跟着林际俞上去了，黄浩拉着萧潇退回到警戒线外，两个年轻警员铐上“王傻子”，推搡着将人塞进警车里。

发现尸体的是本地的一个农民，说起话来唾沫横飞，一个胳膊使劲地甩动，显然很紧张：“就在我家粪池边上的草地上，趴那儿一动不动，背上一大摊血！边上还有一个深土坑，里面埋着个黑袋子，袋口开着，比粪池还臭。我拿树枝一拨，白森森的骨头啊！”

黄浩问：“你动过尸体没有？”

“没有，我可不敢！我一看到，就直接去派出所找陆所长报案了！”

一直站在边上的连山派出所所长陆成也点头，“他一说山上有死人，我就带人上去确认了，然后就联系你们了。”

“死者你们认识吗？”

陆成摇了摇头，那个农民想了一会儿，说：“袋子里的不知道，草地上的女人我虽然没看到脸，衣服好像在王永家阳台上看到过。”

小山村出了命案，消息传得飞快，农民一说王永，边上就有认识的村民跑去通消息了。先来的却是“王傻子”的家人。

啦啦啦十几个村民，小青年、大胖嫂、老太太都有，把关“王傻子”的警车团团围住。

闹得最起劲儿的胖大嫂干脆整个人躺在车前地上，大喊着：“撞死我吧！撞死我吧！”

陆所长一个头两个大，但是他头大也没用，村民不认识刑侦大队的人，却认识他这个派出所所长，吵吵嚷嚷着要他放人。

黄浩对天放了好几发空枪，才把他们镇住，胖大嫂仍旧死猪不怕开水烫地躺着不动。

正对峙着，沿溪的小路上又跑过来几个人。最前面是个约莫二十多岁的斯文青年，身后追着对儿胖乎乎的中年夫妇。

陆成稍稍松了口气，向黄浩道：“前面那个就是王永，王家一共四口人，他本人在读研究生，妹妹去年刚考上大学，叫王丽萍，整个上连村就属这兄妹俩有出息。后面那两个是他父母，都是老实人。”

王妈妈边跑边抹眼泪，要不是萧潇上前一步扶住她，差点就扑倒在黄浩身上。王永和父亲比较镇定，但也明显看得出他们很紧张，嘴唇都白得吓人。

技术没勘查完现场，肯定不能带他们上去认尸的。刑侦大队B组的韩小颖拿了本子来跟他们一家人做笔录，“王丽萍失踪多久了？有照片吗？”

王妈妈被问得崩溃了，抓着萧潇的胳膊大哭，“老天爷啊！老天爷啊！”

王永哆嗦着嘴唇说：“我妹妹早上还和我们一起吃过饭……是不是哪里搞错了？”说着，掏出手机，调出张自己和妹妹的合照给众人看。

照片里是一个挺秀气的年轻女孩，露着小虎牙依偎在哥哥身边，背景是大学城的喷水池。

“你们一个学校？”

“不是，那是我送她去上学时照的。”

等待是最折磨人的，找不到妹妹的王永一家不肯走，口口声声说要和儿子同生共死的胖大嫂不肯走，围观的村民也不肯走。

夏褚打电话来通知第一轮取证勘查结束，黄浩才领着比较冷静的王永和A组几个刑警上了山。萧潇因为熟悉地形，也被捎上了。

夏季气温高，化粪池附近臭气熏天，王永才瞄到草地浅黄色的裙角，眼泪就下来了，“是我妹妹的衣服！”

女孩身上已经出现了大片的尸斑，表情惊愕，眼睛大睁着，虎牙在缩皱的嘴唇间隐约可见——要不是王永那压抑的哭声，萧潇几乎没法相信这和手机照片里的女孩是同一个人。

女孩背部的伤口很深，致命伤却在前胸，心脏被利器刺穿，短时间内大量出血引起休克死亡。按林际俞的说法，从中刀到昏迷估计不超过

10秒。“王傻子”手里的匕首和女孩背上、腹部的伤口也基本吻合。

死亡时间五个小时前，差不多她一离家就遇害了。

而那个黑袋子里的，则是严重腐烂的另一具尸体，大部分软组织都已经腐化了，臭气熏天。林际俞带着欧阳晓蹲在边上，欧阳晓整张脸都刷白刷白的。

萧潇稍微走近了几步，就收到林际俞好几个大白眼。她没敢继续往前走，遥遥地看着林际俞戴着手套的手从袋子里掏出一根根带着诡异液体的白骨，白杨咔嚓咔嚓地拍着照片，欧阳晓也忙碌地做着记录。

她只看了一会儿就觉得胃里有酸液在翻滚，不敢再看，朝着黄浩的方向走了两步，又看到担架上抬的王丽萍那张惊惧的脸庞……

萧潇下意识地握紧了腰里的配枪，咬紧了牙，扭头去看不远处郁郁葱葱的树木。

这山几乎没怎么开发，来的人也少。刚听从父亲的建议主动申请调来这里见习时，母亲庄松雅发了一通火，隔了好几个月才带着东西来看她。

母女俩坐在派出所小院里眺望这山氤氲时，只觉山野清新，哪里想得到会发生这样的惨案？

A组组长司桦林跟黄浩嘀咕：“林主任想做现场解剖，您看？”

“不行，”黄浩看了一眼被人扶着、踉跄着往山下走的王永斩钉截铁地摇头，“家属情绪太激动了，运回殡仪馆吧。”

刑侦大队带着尸体下来的时候，村民们已经闹成一团了。

“王傻子”一家闹得厉害，警车玻璃都被砸破了一扇，派出所的好几个民警脸上也都带了伤。陆所长一脸悲愤，正被两个年轻力壮的青年来回推搡，“乡里乡亲的，你们不要太过分了！”

见黄浩他们和尸体一起下来，大家都住手了——面对蒙着白布的尸体，村民们还是很惊惧的。

而司桦林手里的那袋臭气熏天的东西又那么扎眼，连好几个民警都变了脸色。

王妈妈看到眼眶通红的王永，愣了一下，跌跌撞撞地冲过来要掀白布。萧潇怕她受不了刺激，连忙拦下抱住，王妈妈却已经看到了白布下

露出的黄色裙摆，“哇”地大哭出来。

一直老实站着的父亲王建似乎如梦初醒，四下看了一会儿，突然朝着关“王傻子”的那辆车冲了过去。

陆成吓了一跳，“白云南，黄小夫，拉住他！”

那两个脸上带伤的民警立刻冲了过去，王建没命地往前跑，两个大小伙子居然没能抓住他，被他冲到了车前。车门边都被人守住了，王建又直接奔着车前地上的胖大嫂去了。

胖大嫂早听到王永家的哭声了，正挣扎着要起来，被王建一推，两人扭打成一团。

“王傻子”家的亲戚还想冲过来帮忙，被王永家的亲戚拦住，互相推搡咒骂起来。

胖大嫂毕竟心虚，滚了几圈，摆脱王建逃进了人群里。

王建追了两步，摔在地上，呜呜地哭起来。

毕竟是他家女儿出了事，“王傻子”那边渐渐散了，王永家的亲戚也过来安慰劝说。

王丽萍的尸体要送往殡仪馆等待解剖，那袋严重腐烂的尸体也需要马上送去保存检测，黄浩留下A组的司桦林和季志敏后，和技术人员一起先回县局。

萧潇主动申请延后报到，留下来协助展开排查工作。

黄浩皱着眉头瞅她一会儿，点头，“行，你以后就跟着老司吧。”

警车开过一处山坳，那个撒泼打滚的胖大嫂不知又从哪儿蹿了出来，拦住车子求黄浩放人。

黄浩气得直锤窗户，“人家女儿死了，你儿子不但在现场，手里还拿着凶器——哦，他还袭警！我们技术室的主任都差点被他捅了！你让我怎么放人？”

胖大嫂被他吼得直抹眼泪，却还是固执地不肯退让。欧阳晓也劝她，“大姐，你放心，我们黄队长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您的孩子要是无辜的，谁也害不了他。”

胖大嫂哭得更大声了，“几位领导，我儿子是精神病，杀人不犯法的。你们别抓他了，一定要抓，就抓我吧！”

几个刑警表情都有点扭曲，黄浩也觉得脑子嗡嗡直响。

好在胖大嫂还有家人，连拖带拉的，总算把人劝回去了。

黄浩一扭头，就见满车人都一副要笑不笑的诡异样子。他把眼睛一瞪，骂道：“你们还有心情笑！”

说着，自己先撑不住苦笑出来，大家的表情迅速土崩瓦解。

林际俞的车子正好从他们边上经过，隔着车窗有些茫然地扫了他们一眼，呼啸着过去了。

陆成跟司桦林是早就认识的，看看时间不早，就直接带着人去了所里食堂。

大家把桌子椅子一拼，团团围坐下来。

“王丽萍这个案子，凶手不大可能是‘王傻子’，肯定是熟人作案，不然不会没有挣扎痕迹，肯定还要从她身边人人手。”陆成一边嘟囔，一边率先拿起筷子，“都看我干嘛？吃啊——至于那个黑塑料袋里的尸体……后来不是在粪池里找到把铁锹吗？我推测啊，凶手似乎本来是打算挖坑把两具尸体埋在一处的，结果突然有人过来，慌乱间匆忙逃走了。”

坐在他侧面的民警白云南喝了一大口汤，“那确实，‘王傻子’肯定想不出这么多主意。不过，这人也奇怪，还想着挖坑藏尸，直接推粪池里去，不是更干脆？”

说完自己也觉得有点恶心，埋头吞了两大口白饭。

陆成被他问住了，边吃边沉思。

坐他对面的季志敏见司桦林一直不吭声，忍不住插嘴，“那个塑料袋里的尸体碎成那样，还少了头颅，也没扔进粪池啊。”

“这个粪池是上个月刚修的。”萧潇看了眼陆成，向他解释，“尸体腐烂成这样，肯定埋了好几个月了——案发的时候，还没这个粪池呢。”

陆成奇怪地看她，“你怎么知道？”

“月初挖粪池的王大管和山上种杨梅的王雷打了一架，还闹到咱们所里来，您忘了？”

王大管，就是今天发现尸体的那个村民。

“哦，对！”陆成一拍脑袋，“那凶手就是发现有了粪池，想把以前

的尸体也挖出来，一起处理了。才挖出来，就有人来了，逃得太匆忙，反而全暴露了。”

司桦林放下筷子，“这说不通吧，有时间扔铁锹，没时间扔尸体？”

大家都愣了一下，确实，藏尸肯定比藏凶器重要啊。

司桦林抽了张纸巾擦擦嘴巴，“今天晚上大家辛苦点，争取把几个当事人的排查工作做完。老陆，我要请你多多支援了。”

陆成苦笑，“我请你们支援还差不多，出了这么大的案子，我也睡不安稳。”

吃完饭回到办公室，陆成和司桦林商量了一下，把任务简单一分配，除了负责值班的，全体出动，分批去胖大嫂、王大管、王永家里了解情况。

司桦林、季志敏和萧潇一组，去王永家。陆成带着黄小夫、白云南去胖大嫂家。其余人分两批，人少的一批去王大管家里，人多的一批挨家挨户问询。

上连村的公路修得不到位，村口进去之后都还是黄泥路，坑坑洼洼的，打着手电都不容易看清。

王永家住在东边靠近山洼的地方，偏僻而静谧。

王永把他们迎了进来，王妈妈和王建都在桌边坐着，碗筷还没收，饭菜都没怎么动过。

司桦林等人坐下来，一时都觉得有些沉重。

王建脸上还带着伤，没好气地抱怨，“凶手不是已经抓到了？那个疯子成天就在村里乱转，前几天还拿石头砸我们家窗户，丽萍骂过他两句，他这种神经病、这种神经病……”说着，眼泪又流了下来。

王妈妈的眼睛都哭肿了，话里话外也觉得是“王傻子”“王疯子”杀了女儿。

就连最配合的王永，也对警方这种过于谨慎的怀疑有些不满。

“丽萍在本地没什么朋友，她就喜欢在屋子里待着，看看书听唱歌，不然就是温课本——你们送王实安去鉴定病情了？如果真是他，我妹妹就这样白死了？”

王实安，也就是“王傻子”的本名。

“我们只能说尽力，”司桦林叹气，“我们现在掌握的信息越充分，就越能够帮助你们找到凶手——王实安确实嫌疑很大，但是现场还有另外一具埋藏了几个月的尸体，很有可能还有隐情。如果凶手另有其人，你妹妹岂不是含冤莫白？”

王永把脸埋进手掌里，王建埋头抽烟。

王丽萍是典型的宅女，又一直在外读书，一年也就寒暑假在家，在家的時候也总爱待在家里。偶尔带她出去，不少村民都不认得她。

“今天早上出门时，她有说什么？”

“好像提到要找女同学玩，”王永努力回忆了一下，“还说可能会在同学家过夜。我和爸妈都希望她多跟人交朋友，所以见她主动说出去玩，都挺开心的，也没多问。”

“她平时用手机吗？”

“用的，一直随身带着。”

司桦林看了萧潇一眼，萧潇翻了翻资料，摇头，“她身边只带了一个小包，包里就一个粉底液、一个粉饼、一把梳子还有一支睫毛膏——不过她脸上没化妆。”

王永似乎有点意外，“……她带了化妆品？”

王妈妈闻言微微抬起头，“警察同志，她是不是跟谁在搞对象，被那个对象害死了？”

可她带回来过的几个同学全都是同性，至于男同学，连提到名字的都很少。

司桦林提出去看看王丽萍的卧室，王妈妈带着他们到了二楼左手边的房间——墙上贴了一些海报，床上除了被褥，还放着个巨大的大熊玩偶。

萧潇毕竟是女孩子，对这个就比较敏感，“阿姨，这个大熊是谁送她的？”

王妈妈揉揉眼睛，“是阿永去年送她的生日礼物，她收到的时候可高兴了，晚上都要抱着睡。”

萧潇“哦”了一声。

王丽萍的笔记本硬盘里十分干净，里面放了一些作业和专业课资料，再有就是上课拷来的课件。

聊天软件是自动登录的，聊天记录倒是不少。萧潇翻了下，最新的一条记录是和一个叫刘涛的男生的交谈。

对方问她：“一个人在家不无聊吗？一起出来玩呀。”

王丽萍只回了个发呆的表情。

季志敏联系网监，按着他们家局域网的地址和QQ号，查了这个刘涛的所在地——远在千里之外，哪怕坐飞机都得好几个小时，压根不可能在一小时后赶到山上杀死王丽萍。

司桦林又提出看其他人的房间，王妈妈也带着他们一间间看过去。

农村的自建房，没有什么花哨的设计，屋子里也都是基本的家具。夫妻俩的屋里挂着全家福、摆着电视机，王永屋子里堆了不少专业书，床头摆着他和女朋友的照片。书桌上放着台和王丽萍屋里一样牌子的旧电脑，外壳有些破损，还在裂缝上贴了点卡通印花贴纸。

回去的路上，司桦林用证物袋包着王丽萍的那台电脑，问萧潇：“你怎么看这个案子？”

萧潇“啊”了一声，有些腼腆，“我啊——我都在瞎猜。”

“没事，”司桦林把电脑换了只手，“说说嘛。”

萧潇看了眼季志敏，季志敏冲她眨眼，“说呗。”

“我觉得没准儿不是同一桩案子。王丽萍是王实安杀的，所以尸体也没处理，就那么放着。另一具尸体……手法什么都不同，作案时间也隔了这么久……没准凶手看到王实安杀人了，害怕自己的罪行被连带着暴露出来，想转移尸体，因为什么事情被打断了，来不及收拾就跑了……”萧潇越说越慢，最后就闷头跟着走路。

司桦林轻笑出声，“也是个推测方向，小季呢？”

季志敏干咳了两声，“我觉得吧，凶手要么是王实安，要么是王大管——哦，还有可能是那个刘涛，网络的另一边，谁知道坐着谁啊？没准儿人早到这附近了，托别人给王丽萍发的消息呢。而且王丽萍带了这么多化妆品，却没带一分钱，肯定是跟他约会去了。”

司桦林皱着眉头往前走了一段，又说：“你们互相给对方推理挑不合理的地方。”

季志敏转了转眼珠子，“我觉得萧潇那个推测不合理，凶手看到别

人杀人，就把尸体挖出来重埋，这不更容易暴露？”

“那你也只是猜测呀，”萧潇忍不住反驳，“她的包里没发现钱，不代表她就一直没带。你别忘了，她的手机也不见了。假如凶手是刘涛，刘涛杀人动机是什么呢？而且，一个陌生人在上连还是很容易引起别人注意的，他又怎么知道王大管在附近放了铁锹？王大管是凶手的话，干吗主动来报案？就算他是贼喊捉贼，干吗不把尸体先扔到粪池里再去报案？这样还能增加侦破难度……”

排查工作进行了将近一星期，市局和县局的各路人马轮转着来，案情却还是在原地踏步。手提电脑里没能找出什么有效的线索，又被王家人当遗物要了回去。

黄浩带着B组亲自去了王丽萍学校，得到的信息和从王家人那了解的差不多。

王丽萍确实就是这么不合群的姑娘，甚至就没见她有什么爱好。偶尔有男生对她有好感，也很快被她的冷漠吓退了。

7月12日，技术室的尸检报告出来了。无头尸组织液中含有大量临床医用麻醉剂，而王丽萍则曾有过好几次堕胎经历。

王丽萍不可能和一个傻子谈恋爱，更遑论为他怀孕。

鉴于王丽萍死前没有被猥亵的痕迹，侦查人员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是情杀，另一派还是坚持王实安无差别杀人论。

“鉴定结果都出来了，这就是个移动的杀人机器，还构不成犯罪主体，做什么都不意外啊！”

王家得知这个消息后，全家人的面色都不大好看，王建甚至气得砸了好几只碗。

黄浩对此也很无奈，“你们确实不记得她和谁关系特别亲近过？”

王永学校的课题逼得很紧，已经回学校去了。听说案情有了新进展，又请假赶了回来，听到这个消息，也是一阵沉默。

到底是年轻人，没像父母反应那么激烈，更关心的还是凶手的问题。

这一下，连季志敏也忍不住感慨：“这兄妹俩，感情还真是不错。”

兄妹感情好也并不能帮助他们找出真凶，王丽萍不写日记，在网上